

爲齋宮立碑以紀其事於懸泉之下堰爲方塘引水注爲流杯
小池植花木松竹遽成勝賞光啟年大駕還京光庭奏置玄元
觀寵詔褒允至今郡中水旱祈祝靈驗益彰矣

賴處士預言老君降生作幼主驗

賴處士著江湖人也在楊公玄默門館爲客十餘年矣不知其
道術所習楊公每盡禮敬之若師友焉多在宅內少有見者楊
公時爲左軍有小判官數人有王有梁王則辯博聰明人多致
敬必謂其有非常之位也梁則謙默謹靜慎重寡言人多疎之
必謂其不屑也唯使宅軍將成君常與梁稍狎賴處士忽於宅
門與成語曰致身之道必須識貴人頗識之乎成曰某愚暗何

道藏輯要

云笈七籤

卷

井集六

以能辨願山丈教之處士曰梁大夫貴人也此後當主樞機重
務吾子立身領旌節須在其手善依託焉王大夫雖聰穎如此
壽且不永將歿於他鄉此後宗社不甯天下荒亂兵戈競起祚
歷甚危太上老君自降王宮作幼主以扶此難社稷可以存爾
梁大夫主機務吾子領藩方皆在幼主之手可自保愛爾吾自
此不復留也數日處士辭楊公而去成異其言禮敬於梁交結
甚固俄而楊公罷權位王有罪竄於南方死於道路其言愈驗
咸通十四年秋梁爲內樞密成爲軍使僖宗卽位三日對軍日
色初出微照階砌聖上起更衣未坐梁公醒然憶悟賴處士之
說因臨階與成話之左軍韓公頗異其私語詰之再三梁與成

以實白之韓以少主初立中外未安聞此言極爲慰喜自是成持節滄州皆如賴處士說中原紛擾禍亂積生社稷宴安宮城再復駐蹕數年聖德如一僖宗中興之力也

賈湘嚴奉老君驗

賈湘累世好道崇奉香燈隸職計司家頗富贍然其修奉勤至人所不及有一幅老君像幘持以自隨所至之處雖一日一夕亦設焚香之位應感之效不可殫述黃巢旣陷長安大駕西幸湘挾金帛挈骨肉自東渭橋出道路剽掠之人不知紀極其一家百餘人行李無所驚懼遂於龍角山下葺居避難衣冠及遠近道流皆投其家各與拯給請道流轉道德度人經不啻萬卷道藏輯要

雲笈七籤十三

函

井集六

有羣賊忽圍其家湘入告老君乃出與語賊投刃於地羅拜其前湘問其故默而不答拜亦不已湘捨而入門羣賊猶拜唯稱罪過湘哀之持縉帛使人與之慰勉移時稍稍而去一無所取自此外戶不局人無敢犯或問羣惡有何所見而反拜之曰我見賈湘常侍左右神兵極多皆長數丈呀口瞪目似欲吞噬不覺忘魂喪膽唯恐不得命爾時旣修官闕車駕將還湘於老君前請進退之兆忽見香爐邊有粟苗甚茂上有兩穗如風所動粟穗西指乃破產移家歸京永興里尋其舊第已驟折有小舍二十間權爲棲止三月駕歸京師方薙草構宇於基址之下得銀六千兩家產益贍五載亂離力未嘗覶乃其嚴奉精專太